

文人叛逆者 • 文坛冷枪手

LI GENG RU SHI SHUO

李更如是说

审视中国五十年文化特质

■ 李更 / 著



LI GENG
RU SHI SHUO

珠海出版社

书城文化丛书

总策划 / 牛树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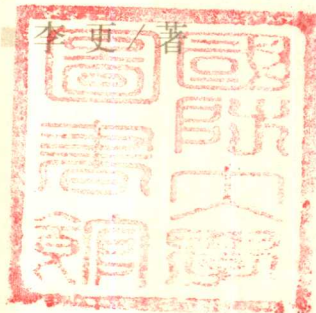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5 3957 5

李更如是说

审视中国五十年文化特质

李更 / 著



珠海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5 3957 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更如是说:审视中国五十年文化特质/李更著

ISBN7-80607-483-X ¥18.80 元

I 李…

II 李…

III 文学-批评-中国

IV I026

李更如是说

——审视中国五十年文化特质

作 者 ■ 李 更

选题策划 ■ 牛树成

责任编辑 ■ 吕唯唯

装帧设计 ■ 康笑宇

出版发行 ● 珠海出版社

社 址 ● 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4层

电 话 ● 3331403 邮政编码 ● 519015

印 刷 ▲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1168mm 1/32

印 张 ▲ 11.75 字数 ▲ 260千字

版 次 ▲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 10000—15000册

ISBN7-80607-483-X/I·204

定 价 ▲ 18.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李更如是说：

▲以前，文人们穷是穷在家里，除了自己，连老婆、孩子都不大清楚自己家到底在这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

▲那些文学青年、文学中年以及文学老年发烧得可以，他们到处呼风唤雨，自我热闹。他们有一点宗教的狂热，他们吃大锅饭、读诗、谈爱情；他们争吵、互相借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却又自成政府，他们既瞧不起已成了官僚机构的作家协会，又渴望得到他们认可。

▲生活历来是会给相同价值的人以不同的待遇的，这要看自己对生活索取的本领大小。

▲有很多作家属于这种在别人的田里种自己的庄稼的人。

▲男人写诗就学坏，女人学坏就写诗。

▲在今天的文学界，阅读小说不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一篇或一部小说中，有那么几段或几句引人注意的叙述或幽默已有成功感了。《收获》、《大家》、《花城》、《钟山》为首的几家准同仁的刊物就是代表这样一种方向。有人统计说：这些杂志里的小说大概有绝大部分是不能让正常思维的人一气读完的。特别是那些现代了得的作品，要想读完，是对自己毅力的考查、对自己神经的考验。

▲写理论文章，不少人注重索引，像古秀才填词作诗，讲究文字有出处。往好里说，这是做学问的严谨；往坏里说，这是证明自己无能，一个问题自己说不清楚，只好扯上一大堆洋人士人。其实下的注脚越多，越向世人表明自己笨得何其了得。

▲时下正有一些人，高举着爱国的旗帜流浪到国外去了。

▲签名售书的小作家们需要拿出大一点儿的胆量，他们往往邀约成群，一字坐开，一天也没几个人问津，像待卖的弃儿一样无精打采。对于路人而言，他们成了一种动物展览。好比八哥

养巧了能说人话，小狗宠乖了能看脸色一样，是可以卖钱让人围观的趣事。

▲实际上，很多读者在传统小说中所能记忆出的并不是什么中心思想、曲折情节，而是几句俏皮话、一个动人的细节而已。鲁迅先生早有主张，写不出不要硬写。这意思可能是劝人写不出就闲着或干点别的。但同时他又强调自己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了。他自己是否有硬写的问题呢？

▲有了一个王小波，文坛就有了一种教训。任何新生理念都容易受到压抑，有的是因超前而不为时人所赏；有的却是时人一种嫉妒心态使然，即已看出某人才华，怕被超过而故意压制，最可怕的是一种群体性压制。

▲文化是相对文化人而言的。正像商人不笑文化人穷一样，文化人也不用指责商人太富。因为任何指责都是嫉妒的表现，在智者眼中只能是承认了自己的无能。

▲文人嘛，名气胜于一切，管它好名气还是坏名气呢，这在叶蔚林眼里，只是见仁见智的事。作为有抄袭前科的叶氏，写检讨和写创作谈是一回事，都是经验之介绍，只是文体上稍有不同而已。

▲说简单点，音乐就是要好听，绘画就是要好看，离开这个基本要点去大谈什么寓意，什么流派、什么创新，都是短命的。

▲现在似乎有把钱学神秘化的倾向：鼓吹的门人弟子，可以理解。争当门外食客的，可就大有玄机。有借钱学自比的、有靠钱名自吹的。红学食客太多，遂要另僻找食门径，先发现的可以领一个大金元宝，跟着起哄的可以混身银装，往后呢，大概捞碗粥喝就不错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定是中国长篇小说最多最差的年代。

▲你要想成名，最好先成北京人。

▲文人常常做了好事不讨好，或者做了好事到处自吹，你不吹人家不就觉得你很谦虚吗。如果没有人愿意证明你干了好事，而你又十分想让人知道，也得找一种比较体面的方法。比如向雷锋同志学习，像他那样把自己每天干的好事记下来，再当作思想汇报送到领导那里去，这该多好！如果再送点礼物，那就更好！

目 录

第一章 文人的经营

“下海……不算文人”	(1)	文人谋事	(20)
书商的诞生	(3)	书号与刊号	(22)
写字可以发财	(5)	一个话题几种说法	(24)
叫穷	(6)	写作坊里的无名氏	(27)
酸：一种感觉	(8)	逆文化思潮	(29)
寂寞：一种境界	(9)	智力可以赚钱乎？	(31)
操练起来	(11)	要下海先下河	(33)
小狗也叫	(12)	在野言商	(34)
成功的推销	(14)	都来开会	(37)
变成画家	(17)	后来居上	(39)
出国又如何？	(19)	心远地自偏	(41)

第二章 诗人之死

早年得志的徐志摩	(44)	关于海子	(52)
关于朱湘	(46)	关于徐迟	(55)

第三章 书角页边

及时改行	(58)	梁、朱成功之启示	(63)
不好互换的角色	(60)	零打碎敲主义	(65)

目

录

李
更
如
是
说

从书本到书本.....	(69)	旧书一得.....	(84)
翻版.....	(72)	名人笔下.....	(86)
描红.....	(75)	给乡下人一碗糖水喝吧.....	(87)
男人写诗就学坏		先锋的菜园.....	(89)
女人学坏就写诗....	(77)	读报足矣.....	(96)
尴尬一例.....	(78)	一种动物展览.....	(98)
“闪光”与眼光.....	(80)	豁达与超脱.....	(99)
性启蒙.....	(82)	周刊：2 元的冲击...	(102)

第四章 话不投机

“死不悔改”.....	(104)	标准中的文学.....	(132)
走人.....	(106)	背景：北京.....	(135)
废话.....	(109)	文人不会做.....	(137)
女作家的球瘾.....	(111)	深入什么生活.....	(138)
旁观也是一种职业 ...	(112)	天下文章一大改.....	(142)
“商业秘密”.....	(117)	文人与憋.....	(147)
内举不避亲.....	(119)	可读性.....	(148)
死亡的过去.....	(120)	团结.....	(151)
一语评书.....	(122)	谁是下一个.....	(153)
最多最差.....	(123)	“三立”.....	(155)
“夹心饼干”.....	(124)	“谢经典”.....	(156)
生前死后.....	(125)	自制力.....	(157)
小说与影视.....	(127)	奇书要法.....	(157)
散文的功用.....	(128)	“商榷”.....	(163)
功不可没的摹仿.....	(130)		

第五章 可批可评

陈传席的意义.....	(166)	快餐小说.....	(168)
-------------	-------	-----------	-------

文学自由夸	(171)	错给你看	(209)
经验谈：新卡拉OK...	(176)	一本优美的音乐书 ...	(209)
书要读旧	(178)	价高错在谁	(210)
人性倒错	(179)	美术史：波普的尝试..	(212)
坐下来写作的日少		出一套无标价丛书如何	(220)
站起来骂娘的甚多 ...	(182)	说到钱钟书	
作家出乡镇	(184)	我们当然需要一个立正.	(221)
低能高学位	(187)	不求成功，但求独特..	(226)
时代出版物	(189)	写书也能长寿	(228)
走马书市	(190)	路线斗争与个人恩怨 .	(230)
不读书又如何	(191)	多么幸福的文坛呵 ...	(232)
盗者有道	(193)	文人要不要名誉	(234)
买书的时间差	(195)	道德上的造假	(235)
一颗酸葡萄	(197)	“没有明天”的感觉 ..	(237)
一种走势	(201)	外行叫好内行叫坏 ...	(238)
叙述的岔道	(202)	看见什么写什么	(240)
出品人好	(203)	作协：破产？下岗？...	(242)
旧书涨价热	(204)		

第六章 闲话闲说

报屁股换书	(250)	低稿酬与一稿多投现象	
港台版：降价了	(251)		(259)
一种酸涩	(253)	要买就买全集	(261)
读书与成才	(255)	传记文学的遗憾	(262)
散文与小说		书籍降价为时不远 ...	(263)
富裕与贫穷	(257)	阅读环境	(264)

盲流的文学.....	(267)	令人喜爱的《袖珍文库》...	
小说的尺度.....	(270)		(278)
荣宝斋之赖少其画谱..	(274)	缺陷之美.....	(278)
一个标准的“四王”..	(275)	小仲马：私生的文学..	(280)
新工作制：新的读书人.....		艺术品市场浅谈.....	(284)
	(277)		

第七章 另类说法

干好主业.....	(290)	说“穿帮”.....	(305)
操作问题.....	(291)	话剧复苏.....	(307)
喝倒彩.....	(293)	天才劫夫.....	(308)
照顾一般的耳朵.....	(294)	通俗一说.....	(310)
点睛之作.....	(296)	好戏不用磨.....	(311)
脸皮厚.....	(297)	点钞能手.....	(312)
需要点名.....	(298)	不务正业.....	(313)
明星行善.....	(300)	购书环境.....	(314)
好坏之差.....	(301)	搞一台无明星春节晚会.....	
名人大厦.....	(302)		(315)
理论指导价格.....	(304)	封杀不是办法.....	(316)

第八章 落入视野的片断

林丹：走向蔚蓝色 ...	(318)	田升：耐烦磨得三部曲	(331)
丘树宏：特区赞美诗..	(321)	董宏猷、董宏量：	
陈应松：浮在水面的冰块	(325)	白壁前的兄弟.....	(333)
胡发云：有雄文四卷..	(326)	冯今松：妙在似与不似	(335)
沈虹光：《戏剧人生》..	(328)	唐镇：可以远行.....	(337)

林白：暴露自我..... (338) 熊忠武：妙亦可言 ... (343)
 蒋碧薇：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 唐小禾：《重返埃及》. (345)
 (340) 范春歌：路上春歌 ... (348)
 唐克雪：一枪三响 ... (341)

第九章 跨世纪文丛 点评

孙甘露的《访问梦境》.. (350) 马原的《虚构》.... .. (357)
 北村的《玛卓的爱情》.. (352) 杨争光的《黑风景》.. (358)
 张承志的《黑骏马》.. . (353) 刘震云的《官人》.... (360)
 刘醒龙的《秋风醉了》. (355)

开
门
见
山

李
更
如
是
说

第一章 文人的经营

“下海……不算文人”

漫画家方成有幅近作，画的是一位知识分子用如椽巨笔当擀面棍做大饼，画名为：下海。在文化界对下海这个赋于新义的流行词做各种繁杂的解释和议论之中，这幅画简洁而鲜明地说明了一切，因而可以成为现阶段的一种标识而留于中国当代文化史上。

一些名气尚小的作家们说了：下什么海？我们本来就在海中。

是的，那众多不能靠稿费生活而又非文化单位的业余作者们为生存问题从来就是在日夜奔波，爬格子只是他们的一种精神享受。

当年的武钢卫生防疫站的小医士池莉因着生活周折，被个

人官司所累，加之又突然发现体内长了瘤，作品也发表得不顺畅，端庄可人的年轻姑娘似乎一夜之间让岁月的犁痕走满白净的脸庞。面对单位某些领导和同事的不屑、面对歌星大腕的巨额收入，她愤愤不平了：同样是人！同样是人！

却有不同样的生活，不同样的物质享受，《烦恼人生》就这么呐喊出来了。这篇后来成为她的成名作的小说居然也遭了某刊的退稿，当《上海文学》的副主编周介人将其编发并隆重作文推荐后，“新写实主义”由此定了性、正了名。

应该说，池莉等人的作品恰好反映了下海前文人浮躁的心态。特别是刘震云式的琐碎主义，更把当代中国文人的小心眼性格荡在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大潮中。

当代中国文人与“五·四”时期的文人最大的不同是：面对现实不再局限于振臂一挥间，他们要采取行动了。

捷报一个接一个：胡万春到越南经商、张贤亮在大西北扯起商旗、魏明伦更以尊姓大名冠在公司名称的前面、陆文夫开大茶馆、冯骥才出任天津天宝文化珍品拍卖公司董事长……

台里叫好声不断传出，台下喝彩声也风起云涌。

这时候也有一种声音出现了：……下海的，他们本来就不能算文人。

文人似乎在某些人心中地位还崇高得可以。

据说这种声音是针对一些一直出不了大名或根本出不了名甚至文字变不成铅字的“走独木桥”的人。上海一位以写甜蜜散文著称的当红小生发表文章，说以前曾劝过某青年放弃写作改做它业，对方果然成为商界大亨，由是呼吁更多文学青年离开拥挤的文学小道。

那些离开“小道”的人却对之报以冷笑：我们经商是为了更好地写作。

看来，文学是怎么回事并非以前那些一本接一本出书的人所能再下结论的。

尤其是对于如张贤亮、魏明伦、陆文夫、冯骥才等人的举动，总不能说他们也不算文人吧？

书商的诞生

因着十几年的发展，文人可以制造洛阳纸贵的盛况，却不能一摆自我的清贫，靠那点稿费发财已然是一个白日梦。

然而且慢，自从八十年代初期，武汉一个叫张元奎的会计带着几个待业青年拖着板车上街卖杂志开始，新华书店的一统天下发行网被打破了。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张元奎居然靠卖书发了财，建立一个托拉斯，胡耀邦为他做过指示。他还办起了全国较早的民办性质的报社、杂志社。尽管因着他的个性、他的用人不当、他的其它一些原因，他的集团公司垮掉了，房子卖掉了，人也离开了武汉，不过从他的公司出来的一批小青年们几乎全成了个体书商，武汉因着这些人的上窜下跳成了全国最早最大的印刷品批发市场。

书贩子们利用政策和现实的不和谐运作而创造了一个奇迹：从写作、拉书稿到买书号、下印刷厂、批发全国各地，真正的一条龙流水线，一本书从收集素材到市面出售，仅需10天左右的周期。

那些原来在严肃文学神圣的面孔下撞得头破血流的业余作者们发现了新大陆：走通俗之路。湖北省文联几个曾被人轻视的搞说唱艺术的老人办了一份印刷粗糙的大型刊物《今古传奇》，没想到两年以后竟发行到二百多万册，从改编旧话本做起

到各种新派传奇，该刊领导了一个又一个新潮流。以后，此类刊物便全国大开花，愈演愈烈，这些报刊又大部份为书商所控制，以至到后来，书商们干脆自编刊号，自理书号，非法出版物应运而生了。

这种潮流影响下，不少地方出版社也耐不住寂寞，纷纷炮制了一大批错别字加废话的书报刊，以至于老出版界的严谨的学者们惊呼：现在是无错不成书。表现好一些的仅剩下三联、商务、上海译文等屈指可数的几家出版社的出版物。

书商的出现无疑是场革命，对广大读者和部分作者来说，简直是福音。记得在1985年左右，书商们还忌讳别人称他们为掮客，一些20岁左右的书商们还根本不知掮客是什么意思，说到今天，他们终于有了一个不再羞于众人的学名：经纪人。

书商直接从作者手中买文稿，当出版社还是每千字15元时，他们已出到100元，并且还把作者包在什么酒店里闭门造车。

以“雪米莉”为法号的一些系列就这样诞生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书商把纯文学——什么伤痕、反思、寻根等名噪一时的代表人物推上了自我欣赏的舞台，让他们自己挠痒自己笑去了。

从此人们似乎知道了不仅是作家们能写书，贩夫走卒也能写书。江汉大学一位女生用三天时间靠剪刀和浆糊也“写”了一本书，她独自到北京弄书号印出以后，居然甚为畅销，好一阵激动以后，她所在的文联那些作家们在她眼里忽然变得像骗子一样不可信。

写字可以发财

然而，“雪米莉”之类虽然赚了钱，大头却还在书商手中。一位老作家改编了一本相术书，书商给了他15000元，他惶恐得不敢拿，脑海里直翻“贪污、受贿”之类的字眼。殊不知，这书商靠此书赚了五十几万元，光是书商手下其中一个分销商就赚了三万多元。

于是，文人们又发感慨了，发过之后，他们认识了一个新人物：王朔。作家出版社一位主任说：“……那时候，他没职业，抱着一叠稿纸，小心翼翼推我们的门，我们都不带搭理他……”

王朔是1985年在《当代》上发《浮出水面》引起部分人注意的，谁也没想到，当初为他的文章遭冷遇而抱不平的人，几年工夫就看他在中国文坛上整出了新名堂，尽管现在还不能盖棺论定，但他把文坛搅了个天翻地覆那确是不夸张的评价。连那些延安过来的老正统都戴着老花镜一本一本地读王朔呢。

王朔开始，把大头赚在了文人手里。当然，王朔是否承认自己是文人还有待调查，但他多次说自己是个“写字的”，凭此把他拉入文人行列看来不算过份。

跟着王朔找饭吃的人物虽然还不至于用车皮装，至少用板车拉是有的。

放眼中国文坛，靠写作吃饭的已经不少，但真正称得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还真没几人。

这里要说的，同等级的还有位郑渊洁，他的特点是单干。每月一本的《童话大王》，从头到尾都是郑氏手笔，发行量上百万，以至一些青年作家抱怨他们的孩子只知道读《童话大王》。郑渊

洁靠此赚钱还嫌不够，他又成立了公司，要搞得像迪斯尼系列那样，向全国小朋友推销他的具有马戏团风格的服装、用具。

从此，靠写作成为大亨已经有了榜样。

叫 穷

且不说王朔如何一步到位尽往豪华里布置他的安乐窝，同在北京的文人们可有穷惨的。

以前，文人们穷是穷在家里，除了老婆，连孩子都不大清楚自己家到底在这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或者发现隔壁邻居的垃圾盆里又放了诸如鸡骨鱼刺之类，才知道自个儿家已三月不知肉味了。

现在自然从纯生活的角度上看，吃饭不是大问题，但如果想再进一步则实在也困难。

于是文人们到处开会也不再满足于置于别人视野中的衣冠楚楚，一阵高雅以后，也来一阵风铃小作，谈点身边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河——经济。

首先是评论家把穷字摆上了桌面。这些十几年来兢兢业业地读别人的文章、为别人吹捧的学者们，忽然发现他们捧红的人站在灯红酒绿的高空望也不望他们一眼。那些人对他们最好的评价莫过于现代派诗人杨炼的那句名言：“如果我哪一天实在写不出什么东西了，我再去做评论家不迟。”

大名鼎鼎的雷达不惜白纸黑字在媒体公开自己的奢望：我连蜂王浆都吃不起了。于是他四处应聘为这讲习班那补习所的顾问、贤达之类，这于他并不费劲，只是一个面子问题，往高尚处说，还是培养文学接班人。现在估计，不光是蜂王浆，太